

Θ ΧΡΟΙΕ

ΤΙΠΙ

381694

复旦大学图书馆

自殺日記

丁玲 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目 錄

潛來了客的月夜·····	1 — 13
自殺日記·····	15 — 31
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	33 — 46
過年·····	47 — 70
歲暮·····	71 — 89
小火輪上·····	91 — 107

潛來了客的月夜

這題目是蘋給想出來的。我很笨，只想老老實實把這故事寫出寄回湖南給媽看看就算了。既然蘋有了如此一個我認為也頗可用的題目，所以也就借來用了。

想把這一點兒很使我不安而我又覺得有趣的事告媽，是願意媽知道她的芊芊雖然離開了她又是兩三年，而那從父親那裏遺傳下來的特別膽小和心虛，還是依然像小時一樣。真的，講到這裏，我是只有傷心的。不知爲什麼，那常常使我景仰，思

慕的在年輕便死去的父親，却只遺給我一些連我自己都不滿意的懦弱，無用……不怕人是一天一天長大，且從小又由命運判定就孤獨的離開家，在許多陌生的環境裏一直滾到現在，說起來，是應爲了也曾見過一些花樣，受過一些歹意，便變得是一個很有理性的鎮靜人，很能圓轉的世故人吧，然而我却越無用，越不會應付，雖說有時心裏也很懂得一切的。不過這都是些題目以外的話。

且說搬到西湖來，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由一個很能幫助人的朋友給我和藺看好這房子，又同我們住了兩天，覺得很盡心了，便放心的把我們交給這橫斜着的龐大的山坡，和許多在夜裡還常常掉落一些枯葉的樹林，幾間空洞洞的房子，還有幾個不認識的可敬的第四階級的朋友，因爲我們須要他們給幫一點忙，而他們又深悉我們不是有錢的，願意替我們做點事。於是朋友就昂然的走了。

開始住下來，就覺得這太靜。一到夜裏，我心就承受不起那寂靜中微微襲進來的冷風，和突起的狗的狂吠。一顆小松子，掉落來，打在岩石上，或軟草上，我都能分別出，不過我却不期然的要停止着呼吸，張着耳朵來聽，不敢遽然便安下那顆心去。常常是無語的握着蘋的手，好久好久。但時間一拖下來，地方熟了，天氣也暖和了，且又把電燈也裝置好，於是在夜裡，我們才可以得到些熟睡。因此把雇人的事又擱置着。

雇人，本是無理的事，我們呢，只單單爲了不願在我們生活中又滲進一個無從相投洽的生人來麻煩着我們，來管顧着我們，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自己生火，自己弄飯，買菜，洗地板，操作一切的事，簡直變做一個非常會做事的人了。至於說是沒有錢，那自然也是另外的一個原因。因爲我們爲了倒馬子的錢不能等兩天再給，蘋就從我身上脫下大氅來走到城裏去當，也有過的；爲了挑水的又格外

要加酒錢，便三天只吃豆腐乳下飯。然而這也是題外的話。

事情是發生在一個有月亮的夜裏（看題目便可知道的。）本來一連就有好幾夜我們都是爲了這月亮，留戀着湖濱，直等到十點，或十一點才背回，回來後是還捨不得進房，也只逗留在房子外有着濃密的茂林之下躑躅。恰巧是昨天，從書鋪來了一封信，於是我們不得不預備走進城去取一筆已愆期到十天的稿費。我是想得到的，若果讓蘋一人去，老遠的走去取一點錢，他一定，不拘爲一點什麼小事都會惹起煩惱的。所以不怕我自己也愁着恐怕我會走不到，只好借着說是我希望在取得錢後，我將要買許多東西。蘋也就很高興的答應了，是都以爲在轉來時一定可以坐車，或雇一隻船的。但是在回來的時候，我依然得裝出一個很會走路的樣子在蘋前面跑。太陽又大。這是可以想出的疲倦。晚飯也沒有吃，天一黑就睡了去。

大約是不久吧，我驀然便醒了。夜是依然靜靜的。只那前面瑪瑙寺的三條大狗狂亂的吠了過來。真說不出那時的心。我是把所有的神志都集起來，凝神的傾聽着外面。是除了狗吠，沒有別的一點聲息。心却不住的想：

“唉，有人囉。一定有人！”

不知是什麼時候。月光却正把窗外芭蕉的影，斜斜的印在紗簾上。從瑪瑙寺仍傳來鐘磬之聲。於是我想起這正有着一百多個和尚在做道場的廟，心好像又寬了點，假設着這只是上面住的老和尚，偶爾因為事，回來得遲了，狗在夜裏是不認得人的。或是師賓師父從外面吃了酒轉來，他是常常醉了認不清路，走到我們這邊來了。

在一秒鐘間，我是幾乎假設了一百個以上的揣想。每一個揣想都似乎可使人再瞋下眼皮去，然而我却張着眼，更不安起來了。

狗是更奔了過來。

我想用手去推額，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緊緊的捏成拳頭，很重很重的壓在我心上。

瞬息，我彷彿已看見了一個臉，是正像我夢裏所看見的，又醜又可怕。我只想叫出來，却連呼吸都窒住了。許多關於賊的事就蜂湧的擠滿在我眼前。

洶洶逼人的，狗的狂吠，又悠然的懶下去了，沒力的一聲，一聲，遠了去。我把手放開，正擬嘆出一聲氣來，然而正在這時候，我猛然聽到，其實只能說感覺到，在後面的窗外，那頗陡的山坡上，便有着一個很重的東西輕輕的墜下來，無聲的又落了地。我在心裏不覺的大叫了起來（幾乎出聲了）：

‘呀，硬有人呀！’

我仍然只是屏着氣在聽的。

接着那窗上的鐵絆，鏗鏗的小小的響了一下，似乎在不意中偶爾觸上的。隨即那廚房的走廊上，也隱隱有着一個人慢慢走着的樣子。

我轉過頭去，看見蘋也正張大着兩個眼。知道他也醒了，我才又安心點，他毫無表情的癡癡的望着我，看見我也不做聲，就又默然的來把我抱着。我悄聲的便說了。聲音是小到連自己也聽不真：

“我醒半天了。你呢？你看，現在竟有一個人在我們房子外，唉，可怕呀……”說到末了，我真想哭出來，眼的四週已在榕榕的痛。

真是怪極了，在平常我一定聽不出，那廚房門顯然已被托開，一個身軀便蜷了進去。蘋攪摸索索的更把抱我的手抽開，輕輕的撐着做着要起去的樣子。不過這種動作，毫不能安慰到我的怕，反更不安起來，我用力揪住他，我又低聲的央求了。

“不要做聲！裝睡着好不好？東西，儘他拿走吧。”

蘋只是無聲的用兩手把我按住，坐在被窩裏。對於我，像正做着衛護之責的樣子。我是只深怕我們會驚擾了那廚房裏的人。

停了好一會，也許是不久，不過我覺得是好一會了一樣的，都沒有聲音，蘋開始來撫慰我了，聽他那聲音，我只能相信他是在向自己寬慰：“沒有事了。好，睡吧，毛毛。”

但是蘋的話還沒說完，廚房裏連着就響了幾下頗大的聲音。蘋的手也不期然的抓得我更緊了。我心裏只來回的說：“可怕呀，可怕呀。”

於是，蘋像下了什麼決心一樣，猛的掀開被頭，却並沒有跳下床去，只癡癡的又坐着。

我簡直有點厭煩了。我希望那聲音會坦然點。把所有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的，或者儘管請進來，若是我還有錢的話，就送給他，做為他想拿去的東西的代價也好。只要莫這樣纏纏綿綿的，鬧得人不安就好了。

陡的，蘋大聲的咳起嗽來。爲他那聲音，我又制住了我的笑，我真沒想到他還有這一手的。

外面呢，是也聽到咳聲後，那人就大步大步的

踏出廚房，從我們的窗前，蹣跚到前院去了。

我是把眼睛緊閉着，怕看見那人影。又爲了一種衝動，便輕輕的推着蘋：“看看呀，看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蘋就挨到前去，剛微微的把窗簾掀開，然而正在這時，從那窗簾的隙處，也就跳進了一道手電燈的光來，斜斜的在天花板上一幌，是一溜深黃色的光，拖得很遠很遠。我很奇怪爲什麼閉着眼皮的我，也同時看到了。因此兩人的手又更抓得緊了些。

“唉，看見沒有？”

“看見的。走了。放心吧，毛毛！”

“什麼樣的人？”

“不高，穿短衣，這只是後影。”

我疑惑蘋並沒有看清，只是瞎說，所以又問：

“拿得有手電燈，是不是？”

“自然囉。”

“右手還拿得有一根不長的枯樹枝，你看見沒有？”

蘋搖了頭。然而我却真真的看見了。我清清楚楚的聽到，在空氣之中，是有一根樹枝，被人隨意的舞弄着，一路還舞了遠去。

夜依然還是靜靜的，什麼聲息也沒有。

蘋再躺下來時，笑了。我想到他的咳嗽，也不禁悄悄的笑着。蘋說：

“倒不曾想到這賊，也很有趣呢。他不是在和我打啞劇嗎？我說：‘我醒了。我知道你了。’於是他就回報，‘既然你已知道，我就走了。’”蘋認為這啞劇很可笑，就似乎把先一刻的緊張空氣都忘記的淨盡，只是回味着他以為得意的一段。

我是仍然憂心悄悄的。我怕那第二次的來到。

：蘋只想我能睡覺去，所以他說是不會再來的了。他又說這賊決不是來偷我們的。只要他用手電燈一照，看到我們幾間空洞洞的房子，他就會走

的。蘋又說，蘋說了不知許多話。我呢，聽着他說，看着他眼睛，只要他不睡着去，陪我來守夜就好了，所以我就儘着他說。

我問蘋什麼時候了。蘋不給我錶看。只說兩點了。其實是還差一刻到一點。蘋騙着我，我也信了，就又算着到天亮的時間。

慢慢的，兩人講着話，也不知混去了多少時間。隱隱的我又聽見在那後面的山坡上確是有幾個腳步在走着。蘋也立即凝音神，把原來那安定，還含有一點笑意的臉像全變了。廚房裏又響着繼續沙沙的聲音，似乎在扇爐子。我心裏想：“未必燒起飯來了。”

我要蘋去看看。蘋不動。廚房裏仍然響着。於是蘋又咳起嗽來。響聲就寂然了。

“哼，這東西，真討厭！”蘋低聲的罵。我是更難進發窩點，我只希望我什麼也聽不見就好。

不久，又響了起來，噦噦噦噦的。於是蘋果真

就跳下床去了。找鞋時，弄得滿地響。圾着鞋，用力的拖到後面房裡去，找到了我的一把小遮陽傘。一下一下的在地板上噪着，又走到這房裏來。然而並沒有從廚房裏走出什麼人，只是響聲又寂然了。

蘋最後再用力的又把紙傘往床頭一放，自己也就爬上床來了。又怯怯的笑着。我只能默默的任憑他，但到廚房重複響着的時候，他却抱怨起我來。說若不是因了我，那他更一定可以拿了傘，或別的，跑到廚房去。或者悄悄的開了門，跑到底下住的阿金家喊幾個人來捉賊……更說，若不是因了我，他至少也不會睜着眼過夜，他是可以睡着去的。我也生氣了，我却忍着。我找出錶來看，可憐，還只兩點十分呢。

是不知怎樣的，兩人耐心的挨着又挨着，好容易到三點半時，廚房門碰的大響一下，接着就走出了三個人（蘋說是四個）大踏步的跑上山坡去，聽到又向山後面跑去了。

是過了許久許久以後，蘋才吐出一口氣。

我再看錶，是快四點，然而在這夜短的春宵，隔天亮也不遠了。但兩人仍然睜着眼到五點，六點，七點。七點了才起身，到廚房去看，我還必須要緊緊的抓着蘋。兩人都以為東西一定都偷完了。還愁着今天的早餐呢。

門是緊緊閉着的，輕輕的再把門托開，什麼都依舊，簡直找不出一絲絲的痕跡來。我疑心在夜來被喂過開水的壺，却還是放在原處，一動也沒有動。

相對着我們都懷疑的笑了。到現在還只以為是做夢，一想到過去的情景，是更忍不住要向自己嘲笑的。

原
书
空
白
页